

最受
青少年喜爱的
侦探小说
ZHEN TANJI AOSHUO



威名赫赫 心细如发 看神奇小侦探超凡手段

神奇小侦探

ZHIMINGXIANYI

致命嫌疑?

纪富强◎著

用逻辑构成致密的网，构筑起想象力的盛宴；用智慧凝成正义的剑，谱写涤荡黑暗的侦探传奇。神奇的小侦探带你领略不一样的侦探世界。



敦煌文艺出版社



成名悬疑大咖倾力打造 神秘小侦探超凡手段
丝丝入扣惊险情节 环环相扣离奇案件彻底颠覆地面

神奇小侦探
ZHIMINGXIANYI

致命嫌疑

纪富强◎著

用逻辑构成致密的网，构筑起想象力的盛宴；用智慧凝成正义的剑，谱写涤荡黑暗的侦探传奇。神奇的小侦探带你领略不一样的侦探世界。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致命嫌疑 / 纪富强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3. 4

(神奇的小侦探)

ISBN 978-7-5468-0460-6

I. ①致… II. ①纪…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60890号

致命嫌疑

(神奇的小侦探)

纪富强 著

责任编辑: 尚再宗

封面设计: 三合公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hwy@duzhe.cn

本社博客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190 千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978-7-5468-0460-6

定价: 25.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内容简介

一个飘雨的深夜，莘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一中队中队长顾天卫的未婚妻苏甜，被人强暴、毁容后残忍杀害。犯罪嫌疑人诸葛超作案后自首入狱，被判死刑。

半年后，刑警队集中抓捕要犯兀龙时未果，却在半路上将做贼心虚、涉嫌交通肇事逃逸和抢劫的犯罪嫌疑人杨易金意外抓获。顾天卫和“90后”民警米臣负责审讯杨易金，却发现杨易金半年前抢劫的对象正是死刑犯诸葛超！此时，诸葛超的死刑正在接受最高人民法院复核。那么这起牵扯到诸葛超的、看似与死刑相比“微不足道”的抢劫案，究竟该调查下去还是就此搁置？

经过激烈思想斗争，顾天卫和米臣选择继续侦办此案，并且顶着巨大压力、冒着巨大争议，通过种种努力，争取到了为仇人谋公道的权力。然而，通过调查的逐渐深入，两人发现杨易金抢劫诸葛超一案的时间竟与半年前的凶案发生在同一天，而且诸葛超虽有强奸嫌疑，但根本不具备杀人时间！

至此，半年前凶杀案背后的隐秘逐渐显现。而此时，诸葛超突然自缢身亡，留下一张令人匪夷所思的遗言和涂鸦。调查仍在继续，谜题交叠出现，凶案背后的凶手一个个浮现又一个个被排除，最为令人震惊的是先前经辛苦追查获得的关键证据却在关键时刻突然断裂和崩散，顾天卫与米臣两人间也由充满默契和互相信任，逐渐变得相互怀疑和生死对峙，直至兄





弟相残铸成大错……

最终，谜题能否被解开？怎样被解开？究竟都有谁曾出现在凶案现场？谁才是最后的真凶？而真凶的杀人动机又是什么？小说描写的案件波谲云诡、悬念迭起；情节险象环生、扑朔迷离；感情真挚浓烈，悲凉沉痛；任何读者不读到本书的最后一页，谁都无法获得最终的答案。

作者纪富强因侦探推理小说处女作《八月之旅》成名，曾获第五届全国侦探推理小说大赛最佳新人奖，组委会评论其“作为首次操刀进入侦探推理小说创作的作者，不仅能把故事写得蜿蜒曲折，还能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去探索人性的重大命题，可喜可贺，也显示着这一样式在我国当代作家创作中的生命力与迸发力”。此次纪富强全新出击，进一步延续了他在曲折离奇的案情开掘中积极探索人性的独特优势，使他的本格推理小说充满了浓郁而又地道的中国风味，堪称近年来难得一见的精品佳作。

Contents

目录

致命嫌疑

第一章 冲锋陷阵	001
第二章 节外生枝	009
第三章 法不容情	018
第四章 昨日梦境	025
第五章 疑雾重重	033
第六章 针锋相对	041
第七章 罪恶回放	045
第八章 分秒必争	053
第九章 致命钟点	061
第十章 临终遗言	069
第十一章 山穷水尽	077
第十二章 小楼东风	086
第十三章 围捕白毛	093
第十四章 情窦初开	101
第十五章 爱恨同眠	113
第十六章 无名尸骨	120
第十七章 鏖战前夜	129
第十八章 喋血擒凶	138
第十九章 山重水复	144
第二十章 波谲云诡	153
第二十一章 雪贝含珠	163
第二十二章 石破天惊	172
第二十三章 长河落日	185

001





第一章 冲锋陷阵

莘县位于山东半岛鲁中腹地，四面环绕着青山翠岭，城西郊南北纵贯一条静水深流的大河，盆地似的城中心和绝大多数沿海县城一样，到处是拥挤不堪的街道、学校、商场、宾馆，还有各式各样密密麻麻正在拔地而起的电梯高楼。

爬上莘城北面不远著名的栓马山，伫立在险峻至极的马头崖顶鸟瞰整座县城。视野开阔处但见树木如烟，河似白练，楼像积木，人同蝼蚁。

天地寂寥，耳畔清幽，山风徐来，神清气爽——这是县城内无需走远，却可以尽情遣散压力和忧烦的好地方。

此时，正值严冬。顾天卫站在马头崖极顶处，面南背北任凭寒风吹摇着身体。刚才一路攀援流出的汗水早已风干凉透，可他仍然没有离开风口。

山下景象在冬日里又格外不同。天空阴霾，远山肃杀，河流冰封，树林黯淡，房屋青灰，飞鸟迷离，狂风凛冽，人迹杳然。

整个苍穹大地像个哑巴的病人，被笼罩进一片昏黄缥缈的暧昧中，氤氲在一个悲情凄厉的寓言里——

蓦地，岑寂的长空中传来一阵低回的钟鸣声。

顾天卫突然浑身战栗，脚下倏地一滑，身体向悬崖谷底坠落！情急中，他右手薙住一把荆条，脚底猛蹬崖壁，随着大片碎石的崩塌，手臂青筋暴起，用尽最后气力，侥幸攀上来就势一滚，爬进崖畔的干草丛中。





合上眼帘，天地间只剩下剧烈的喘息。良久，他感到一股钻心的疼痛。抬起手来，发现满掌心都是深扎的棘针，这才意识到刚才的走神是多么凶险！

顾天卫缓缓翻转身体，筋疲力尽地朝着山下望去。透过干枯参差的茅草，他只能看到山下那座最高的建筑——新长途车站的西式尖顶钟鼓楼。钟声就是从那里传来的。

“咚、咚、咚、咚。”

又是四记钟声过后，仿佛天幕也被扯落下来。

天，马上就要黑了……

从拴马山上下来，顾天卫泡了一个漫长的热水澡，然后走进厨房煞是忙活了一阵儿，自己没有胃口，却提起保温桶径直去了医院。

顾天卫刚到医院，就在昏暗的走廊上接到了电话通知：晚上七点一刻，刑侦大队紧急集合，统一领枪外出抓捕。”

“为使本次行动保密，莘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刑侦大队长高山河是亲自挨个给手下打的电话，并对顾天卫格外关照：“天卫，在哪呢？医院？能参加晚上的行动吗？实在抽不出时间就说！别硬撑，这边也不缺人手。”

顾天卫没有丝毫犹豫：“请您放心，我一定准时到，没问题！”

“好，具体任务过来时再说，路上慢点。”

顾天卫接完电话，拉开病房门走进去，轻轻推醒了还在沉睡的苏珊。

“妈呢，还没吃饭吧？”

苏珊一脸惺忪，但立即半撑半坐起来。

“是姐夫来了？妈可能去卫生间了。我，什么都不想吃……”

“今天冬至，又是周末，我闲着包了几个饺子。刚下的，尝尝。”顾天卫边说边把饺子往桌上一个饭盒里捞。“单位上还有事儿，你趁热吃吧，必须吃。”


说完，顾天卫提起保温桶转身就走。

“姐夫。”苏珊在背后轻声叫道。

顾天卫在门口处顿了顿，转过头来，望见苏珊盯着他的眸子里晶莹翻滚，两片苍白的嘴唇微微地颤动着，像是有千言万语要说。

顾天卫急忙错开眼神，朝桌上热气腾腾的饺子扬扬下巴，没说话就出





了病房。

从医院出来，时间还早。顾天卫在门口的路灯下点上一支烟，默默地站了很久才意识到，天上正飘着雪。

雪花越来越大，淋得顾天卫仰望的视线里昏花一片。甚至稍一踌躇间，手指间的半截烟竟也灭了。

顾天卫索性弹掉烟头儿，迅速走向不远处的索纳塔警车。

晚上七点一刻，刑侦大队会议室里灯火通明。高山河见人都到齐了，马上朗声说道：“大家都吃完饺子了吧？”见众人除了摇头，就是苦笑，接着又说：“没吃也不要紧，很正常，我也空着肚子呢。咱们晚点吃，多吃点！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据可靠情报，兀龙回来了！现就在乾庄村他一个远房表叔家里。兀龙大家都太熟了，就是咱们莘县松庄镇人，‘江湖’人称‘龙哥’。这家伙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放高利贷、故意伤害、敲诈勒索、盗窃抢劫、强奸妇女，等等，无恶不作。尤其是这几年流窜在外混‘场面’了，手底下有了小喽啰，开始涉足走私贩卖枪支、毒品等一系列严重违法犯罪，不光是在咱们莘县有厚厚的案底，在外地同样恶迹斑斑，也是咱们县迄今为止潜逃时间最长的通缉犯。同志们，快五年了，兀龙还没有落网，我们心中有愧啊！形势每天都在变化，尤其是现在他手上有了枪，成了一个彻底的亡命徒，我们再也不能让他逍遥法外了！因此，今晚我们要在注意个人生命安全的前提下，不惜一切代价将他拿下！行动具体分组和抓捕方案，大家伙请看题板！”

说着，高山河转身先用粗墨笔在身后的题板上进行分组，然后就兀龙藏身之处的地形地貌特征进行分析，逐一明确行动穿着、装备、车辆、路线、分工。

顾天卫听完行动部署，深感责任重大，同时向高山河投去感激的一睹。作为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他所在的小组向来都担任着冲锋队的角色。这次也不例外，由他带领五名年轻民警与高山河一起执行最危险的任务：率先破门进入，短兵相接，实施肉搏抓捕。

领完枪支，随即出发。高山河特意将顾天卫叫到自己车上一起走。路上，气氛紧张，高山河却不忘打趣：“天卫，多久没摸枪了？上次开枪是什么时候？”

顾天卫缓缓抚摸着手中的“六四”回答：“都是多半年前的事儿了。”

高山河点点头，也抽出腰间的配枪，反复掂量着说：“干刑警这行，枪就像咱的女人，时间长了不碰，还真想得慌！”高山河边说边转头望着面无表情的顾天卫解释，“天卫，我这么比喻，你别反感，我这人心肠直——扒开嘴就能看见地板砖，就想说咱们跟枪亲。”

顾天卫倒觉得不安：“高大队，你放心。苏甜的走，对我打击确实很大。但一直来大伙都很照顾我、体谅我。毕竟人死不能复生，活着不能总沉浸在过去，我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干什么事情！更何况，眼下是荷枪实弹的行动。我保证，一定完成好任务！”

高山河听了，笑出一脸褶子。“说得好！为什么十年前，我一眼就从那伙毕业生中挑中了你，你啊，天生就是干刑警的料！”

顾天卫很少听到高山河当面如此称赞自己，心中再次涌出一阵感动。

抓捕人马悄然出了莘县城区，趁夜色飞速抵达城西十五里外的乾庄。乾庄村的农房排列俨然一个巨大鸟巢，密密麻麻聚集在一条山沟中。

根据线索，兀龙此刻就躲在这条山沟的最深处。

为防走漏风声，警队事先没有联系村干部，民警在村头陆续下车，冒着漫天飞雪悄悄沿着村路疾走。

正在这时，路边一棵大柿子树后突然窜出一条人影，边紧张地回头张望，边跌跌撞撞地向着村内跑去！

此情此景令所有人深感意外，高山河更是急得直吼：“这是个把风的！快上去抓住他！”

话音刚落，高山河只觉身边一阵风过，顾天卫已像头豹子冲了出去。

眼前是条狭窄小道，前边是分散开来的追击民警，只见顾天卫在人缝中飞快地扭动着身子，转眼就冲到了最前面。

等高山河喘着粗气赶上来时，那黑影早被拿下，双手铐了个结结实实。

顾天卫扯住那人头发，将他的脸猛拽起来喝问：“说！跑什么？”

那人满脸泥雪，仍在狡辩：“你们抓错人了，我没跑……”

这时，离他最近的一个青年民警上前“啪唧”一声，狠狠甩了那人一记耳光：“还不说实话？给谁望风呢？嗯？！”

顾天卫也直奔主题：“说，兀龙在干什么？”





那人满脸惊惧：“兀龙？我真不认识，我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个人！我也没给谁望风，我是在树底下尿尿来着……”

高山河怒斥：“胡说八道！这大冷天你跑野地里来撒尿？”

那人回答：“今天冬至，一个亲戚来串门刚吃了饭回去，我这是出来送送……”

“那你跑什么？！”

“我看见穿警服的……就害怕，以为出了什么事儿呢！我要真望风，埋伏在树下打个手机不就行了？就不用跑了……”

这时，此前打过嫌疑人一耳光的民警正翻动着一部缴获的手机说：“他确实没打过电话。”

高山河听了，立即低声指令：“那你，米臣，还有你们几个，把他押上给我们指路。这家伙见了警察就跑，不是望风也是做贼心虚！先看他现实表现，回去再慢慢审理。其余人按照分工，继续行动！”

米臣就是那个年轻民警，迅速和另外几个同事将嫌疑人提起来跟在大部队后面。

这时高山河才注意到，顾天卫脸上流血了。

“怎么搞的，天卫？挂彩了！”

顾天卫随手一抹，看看手掌心说：“没事儿，刚才叫这家伙挠了一爪子。”

天黑雪大，但因意外有了带路人，民警很快摸到了目的地。

这是三间普通的瓦房，但不同处并和情报大相径庭的是，这家院墙高得离谱。墙顶上还密密麻麻插满了荆棘、碎瓦和玻璃碴。

这种深墙大院，在农村实在少见——翻墙进去，难度太大，但要破门而入，首先要对付的是第一道院门，那样是否会打草惊蛇？

很快，包围组和接应组均到岗到位，但高山河与顾天卫仍在高墙下犹豫。

“让我进吧，我身子轻，这院儿里正巧有棵梧桐树。我有信心能跳起来抱住它，然后滑下去给你们开门！”

高山河和顾天卫一起转头，发现说这话的正是米臣。两人眼里顿时写满惊喜。的确，比起大多数人的高大健壮，论起爬墙和跳树，身材匀称且身手矫捷的米臣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但这可行吗？太危险了！

不光爬墙费劲，还有往院中梧桐树上那纵身一跳，都极有可能惊动歹徒！

然而还有别的好办法吗？高山河与顾天卫迅速对视一眼后，几乎同时做出了一个动作：

下蹲。

米臣见状，大受鼓舞，立即手扶墙壁，两脚稳稳踩上两位领导肩膀。随着高山河与顾天卫的默契起立，米臣身子迅速上升，就在所有人都在担心米臣伸长手臂依然够不到墙顶时，米臣竟然就势一跃，轻轻挂在墙上。

“啪嗒”，一声轻响。

一块碎瓷从墙顶掉落，顾天卫急忙抬手接住，所有人立即抱枪贴壁蓄势待发！

米臣戴着防割手套，静静地悬在半空，紧张地聆听着墙内情况。

等确认墙内安全，米臣这才一个引体向上，脖子探出墙顶观察一番，然后双脚轻轻一蹬上墙，再迅速一个鸽子翻身跳向梧桐树！

墙外抓捕组民警见状迅速扑到门口集结，只听大门门闩从里面沉闷地响了一声，开了。顾天卫第一个冲进来，随后进入的高山河示意顾天卫隐蔽，自己猛地几步助跑后，飞起一脚踹向内门！

门开的一瞬间，顾天卫转身持枪猛冲进去，只听“哄”的一声巨响，顾天卫倒在了地上。

随后，“砰砰”、“砰砰”一阵枪响，浓烟散尽，空中弥漫起呛人的霰弹气息。屋内，一具穿着羊皮毛大衣的尸体横在地上，胸膛和头上汩汩流血，看年龄足有六十岁，显然不是兀龙，而在他尸体旁是一把双管猎枪。

高山河迅速持枪搜遍了另一间屋子，并没有发现兀龙。而等他回来，众人已经搀起了顾天卫。顾天卫全身上下居然完好无损，脸上半是苦笑。


“幸亏进门就跌了一跤，不然我的头早就被打开花了，这老家伙使的霰弹！怎么样，兀龙呢？”

高山河无比沮丧地摇摇头。

顾天卫望着地上的尸体说：“难道情报不准？”

高山河转身招呼米臣，“快叫外面那个撒尿的进来，确认一下这人的





身份。”

顾天卫趁机环视屋内，发现屋内电视、微机、微波炉、洗衣机应有尽有，冰箱在冬天居然还是开着的。

米臣押着先前抓住的那人进门，那人进门见状吓得噗通一声跪下，杀猪样地嚎起来：“这人我认识，叫刘当，是个老光棍，这几年一直在外头打工，去年夏天才回村翻盖了房子，好吃懒做的一般不出门，我发毒誓，我跟他真没有半点关系！”

“先押回去！”高山河一声怒吼。

这时，顾天卫忽然指着打开的冰箱说：“高大队你看！”

高山河走近，发现冰箱里有盘饺子，用手摸摸竟有余温，而且盘子上担着两双筷子！

“他在这！”顾天卫满脸疑问。

高山河喃喃道：“这屋里没有后门，窗子封得严丝合缝，四面又都是咱们的人，他不可能溜走……来的时候，我们也看了，门前门后根本没有脚印。”

“难道兀龙会飞？”顾天卫也陷入思考。

突然，“不好！”高山河猛吼一嗓子，跑向里屋。里屋杂物凌乱不堪，根本藏不住人，可地上横着一根竹竿。

高山河指指竹竿，又抬头望向屋顶的隔层：“狗娘养的，准是从这里跑出去了！”

顾天卫跟近一看，果然发现墙壁上还有几个不规则的脚印，而狭窄隔层的上方就是一个通向屋顶的木头天窗。

“他娘的，这小子还会撑竿跳！”高山河扭头带人奔出屋子。

紧随其后的顾天卫追到院子里，抬头看着远近屋顶上正渐渐被大雪重新覆盖的脚印感叹：“怎么办？高大队，那狗日的看来是跑远了。”

高山河眉头紧皱，不发一言。只一会儿工夫，竟被淋成了一个雪人。



第二章 节外生枝

顾天卫终于堵住了兀龙。

两人互相用枪指着，间隔不到五十米远，站在空旷的雪地里。远处，长途汽车站钟鼓楼顶上的壁钟正响起铿锵的报时声。

兀龙轻蔑地挑衅：“敢赌一把吗？现在是晚上十一点整，等钟声响到第十下时，一起开枪，看谁先死！”

顾天卫两眼鼓胀，似要瞪出血来，一字一句回答：“就怕你枪法不准，开始！”

兀龙冷笑：“已经开始了！”

沉闷的钟声已经响了四下，紧接着，第一声……第二声……第二声还未结束，顾天卫就扣动了扳机。

他知道，跟兀龙这种歹徒讲道义诚信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可顾天卫的枪却并没有打响，顾天卫的手枪卡住了。

兀龙的淫笑越来越放荡，伴随着扭曲的大笑，兀龙得意地扣响了扳机。

顾天卫眼睁睁看着子弹飞向自己，可奇怪的是倒下去的竟是兀龙。


那颗子弹奇迹般地偏离了方向，没打中自己，却打中了身后的苏甜！

顾天卫失魂落魄地四处环顾，发现站在一侧开枪击中兀龙的是高山河。

从噩梦中醒来，天已放亮。雪犹未停。

顾天卫从宿舍床上坐起来，发现身上正盖着米臣的大衣。





拉开门来到走廊里，此时寒气肆虐，正是凌晨时最冷的时刻。他对着墙角点上一支烟，刚抽了第一口就见高山河和一队民警从会议室里鱼贯而出。

顾天卫忙走上前打招呼：“高大队，你一夜没睡？”他显然看到了高山河满眼的血丝和仍没舒开的眉头。

“你来得正好，和你说一声，我联系上头给刘当的手机上了手段，结果发现了一些新线索。我得马上带队去趟东北。兀龙一天不落网，我是一天也睡不着觉！”

顾天卫又惊又愧，“本想眯一会儿，没想到睡着了。高大队，我也去……”

“你留下。这段时间够累的，昨晚还差点壮烈了。”

“高大队，算我求你了，我必须去！”

“必须去？凭什么？你是大队长还是我是？我告诉你，诸葛超的案子复核结果这几天就下，你还是老实给我在家待着！假如兀龙是杀害苏甜的凶手，而不是诸葛超的话，我说什么也不会拦你！”

“高大队，我……”

“这是命令！”

临出大门时，高山河不忘回头叮嘱顾天卫：“天卫，你今天负责把在家民警的枪支收起来登记交库，顺便好好挖挖昨晚那个做贼心虚的主儿！没事儿快放人，有事儿就办他！”

顾天卫心有不甘地点头，高山河忽又想起什么似的补充道：“对了，近期你还有个特殊任务，我发现一棵干刑警的好苗子，听说还是咱们局现在唯一的一个‘90后’？你可一定给我带好喽！知道我说的是谁吧？”

顾天卫脱口而出：“米臣！”

高山河走后，顾天卫一个人站在刑警大队的一楼走廊里，脑子迟钝得像个空间不够的硬盘，混沌一片。直到穿堂风将他冻得浑身僵硬，他才下意识迈开步子向审讯室走去。

此时，民警贺斌和贾汝强正哈欠连天地审着那个蔫头耷脑的嫌疑人，初步材料记得差不多了，三个人都极度疲倦。

顾天卫见状有些不忍，“去——回宿舍把米臣叫起来，赶紧找被窝躺下，一会儿我喊你们起来吃饭。”

两人疲惫地起身，一个说不吃了，另一个说吃饭时千万别叫。

顾天卫边摇头苦笑，边开始盯着桌上的手提电脑看。

原来这嫌疑人名叫杨易金，农闲在县城跑黑出租。从讯问材料上看，杨易金果然有问题：

事情发生在半年前，那天杨易金接了个好活儿，同村一个姓李的亲戚去外地喝闺女娃娃的满月酒，高价雇了他的二手夏利车去。让杨易金没想到的是，去的时候有那人指点，可自己回来时迷路了。

那天直到天傍黑，杨易金才返回县城。可刚进县城，他就撞上了一个人！

材料上，杨易金是这么说的：“那段路其实很好走，都是柏油路，但是路边有片苹果园，我正迷迷糊糊开车，可能开得太快也太靠路边了，突然我眼前一花，一个东西‘噗’的一声就被我撞飞了！夏利车前挡风玻璃当时就全碎了，但没掉下来，裂得跟蜘蛛网似的。我当时吓得心惊肉跳，头脑一热根本就没敢停车，凭着感觉把车开进城内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死角里，在那待了大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生怕有人追上我。”

民警问：“你怎么知道是撞了人？”

杨易金答：“一开始我也安慰自己是撞了只羊，或者是别的畜生，可车玻璃上全是血，雨刷器上还夹住了一大片头发，还有一个银色发卡……我就知道完了，我是撞了人了，我撞了一个女人！”

“后来呢？发卡现在在哪儿？”

“后来，我越想越害怕，擦干了车上的血，然后把车上的证件等东西都装进袋子拿走了。至于那个发卡，我不敢拿，记得当时顺手扔进护城河里了。”

“这么说，你是肇事逃逸。”

“算是吧……这几个月来，我天天做噩梦！其实我当晚就想去那片苹果园看看，看看我是不是真撞人了？她还有救吗？但再一想，如果真撞了人，那女人肯定被撞死了，说不定她家里人和警察就在那里等我！我那个

